

“六十年代”气质

许 晖 主编

60s'

中央编译出版社

LiuShi NianDai QiZhi





“六十年代” 气质

许 晖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十年代”气质/许晖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

ISBN 7-80109-413-1

I. 六…

II. 许…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7002号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mail: cctp_edit@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京津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100千字

印 张:9.125

版 次:2001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印 数:11000-15000册

定 价:19.80元

年龄，还是正义的取道？（代序）

张承志

在我们都挂在嘴上的六十年代，那时我歪骑马手耍鞭，在草原放浪并自立，我万万没有想到，最终等着我的是如此的一道独木桥。

这样人就容易思路紧张。我不喜欢总是被迫强调着纠缠我的一些念头：比如年轻的定义，比如气质的优劣。我在磨自己那柄秃矛的时候，用最软的一类磨石——若艺术的赏悦，若灵气的技巧。但非要提及六十年代，话语就难以轻松了。但愿这次不像以前经历过的，先轻浮地喊叫，再不负责地溜掉。

随着日月不可置信地流逝，随着自己身上发生的肉体与渴望的冲突，年龄成了敏感的命题。但一切并没有得到解释，我独自注视着身后潮水般成批的人，总想问：你能证明自己的年轻吗？

坦白地说，追求与人讨论生命的“年轻”，是我的一丝潜意识。我甚至抱着幻想认真做过。只不过，后来大都归结于暗自的失望。于是——我不再轻易为一些激烈滚烫的小文字动情了，我也要掌握必要的警觉。我意识到：就在眼前身近，青年的分裂和异化，令人震惊。

是的，在六十年代，当20岁的我在零下30度的风雪中踟蹰时，你如未来的希望呱呱坠地。而此刻，面对着你和你的方式才气，我想说什么，但找不着词儿。

后来，记得在上大学的第一年，每逢集合开会，一个系一个系走过的学生队列里，我们这伙在乡下野惯了的家伙，走得浑身不舒服，活像一群被套住的劣马。而今天必须说，那群劣马如今都被驯得服服贴贴，已经没有证据能说它们曾经是马；甚至没人会信，它们居然还和草原有过纠葛了。

都市的日子，好似游泳又如溺水。精神和行为成矛盾，感情

与选择相嘲笑。心中的梦和现实的事，像一对比翼飞着的影子。世界愈来愈强大了，行业的规矩，流行的思潮，使背后每天都如有鞭子呼响。

文学、艺术、思想，人可能要判断的真伪太多了。生计、思潮、道路，人一生要过的关坎更多。在一派欲望和不义的准则中，你们最终会选择怎样的路、会显示怎样的“气质”呢？尤其关于六十年代的概念，它深沉如海，你们要以它来表达什么呢？依我看人生在哪个年代毫不重要。使用这个六十年代来界定，恐怕还是因为成为我们原罪的它，对你们来说名声响亮而已。早就该重视的是气质，更直截地说是血性，可惜我无法讲清，它对这个民族的紧要。

但是，能使知识化陈腐为神奇的、比一切概念和理性更伟大的，是青年对社会实行的纠正。青年总是代表正义，这是多么醉人的原理。——你们读了这些话，会不会笑出声来呢？

萍水之缘，唐突作序，心里觉得不妥。但是我不忍拒绝日子常常狼狈、炫耀成功无期的许晖。曾在几个瞬间，我目击过他强求理想的费力样子。反正我毫无与书中作者建立私交的企图。那么，就允许我假纸角做旷野，与看不见的影子交锋一回合吧。

在幻视之中，我正颠簸在自己想像的鞍上。一个突然的打扰，把我的脸推向了你们。我反抗地喊：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们有他们的前定！……

确实，气质更可能是遗传的，否则为什么到处是类似的猥琐。作品风格、时代气质以及行动的时刻表——都自有约束的规律，用不着大人（包括大哥）指手画脚。

这么想着，但还是写了。这不是作序，不过是我又在幻想。

2000. 10. 24凌晨

“六十年代” 气质

BAWLOS

年龄，还是正义的取道？（代序）

张承志

I 无人管束的童年

在黑暗中奔跑

[003] 赵柏田

1976 · 夏夜的游戏

[011] 赵柏田



II 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

[027] 李 皖

出生于六十年代

[041] 赵柏田

我辈有话要说

[053] 索 立

与“无名”者书

[061] 索 立

III 这么早就回忆了

这么早就回忆了

[073] 李 皖

五月的鲜花

[095] 李 皖

青春致命

[107] 许 晖

出身贫寒

[111] 刘士林

火车 或记忆的群像

[127] 赵柏田



IV 忧伤的成长

一代人的肖像 [167] 李 皖

蓝色符号

——那个时代的歌谣与文字 [181] 陈 星

别了，“姐姐” [185] 王笑领

过于神秘 [197] 许 晖

回到校园 [201] 刘 肖

随风飘散 [207] 冯刚毅

无言的山峰 [211] 王笑领



V 没有故乡的异乡

琥珀
我伤感，我痛
疏离

[219] 王笑领

[235] 李少君

[247] 许 晖



VI 附录

(六十年代人知识立场)

从界外思想 [257] 旷新年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259] 包亚明

反思的知识与知识分子 [261] 韩毓海

散乱的一代 [263] 倪文尖

“分众化”的一代 [265] 季桂保

虚无中的舞蹈 [267] 王宏图

本土情怀 [269] 吴重庆

寻访记忆 [271] 胡 滨

现代性的信仰 [273] 李书磊

“反抗现代性”及其界线 [274] 单世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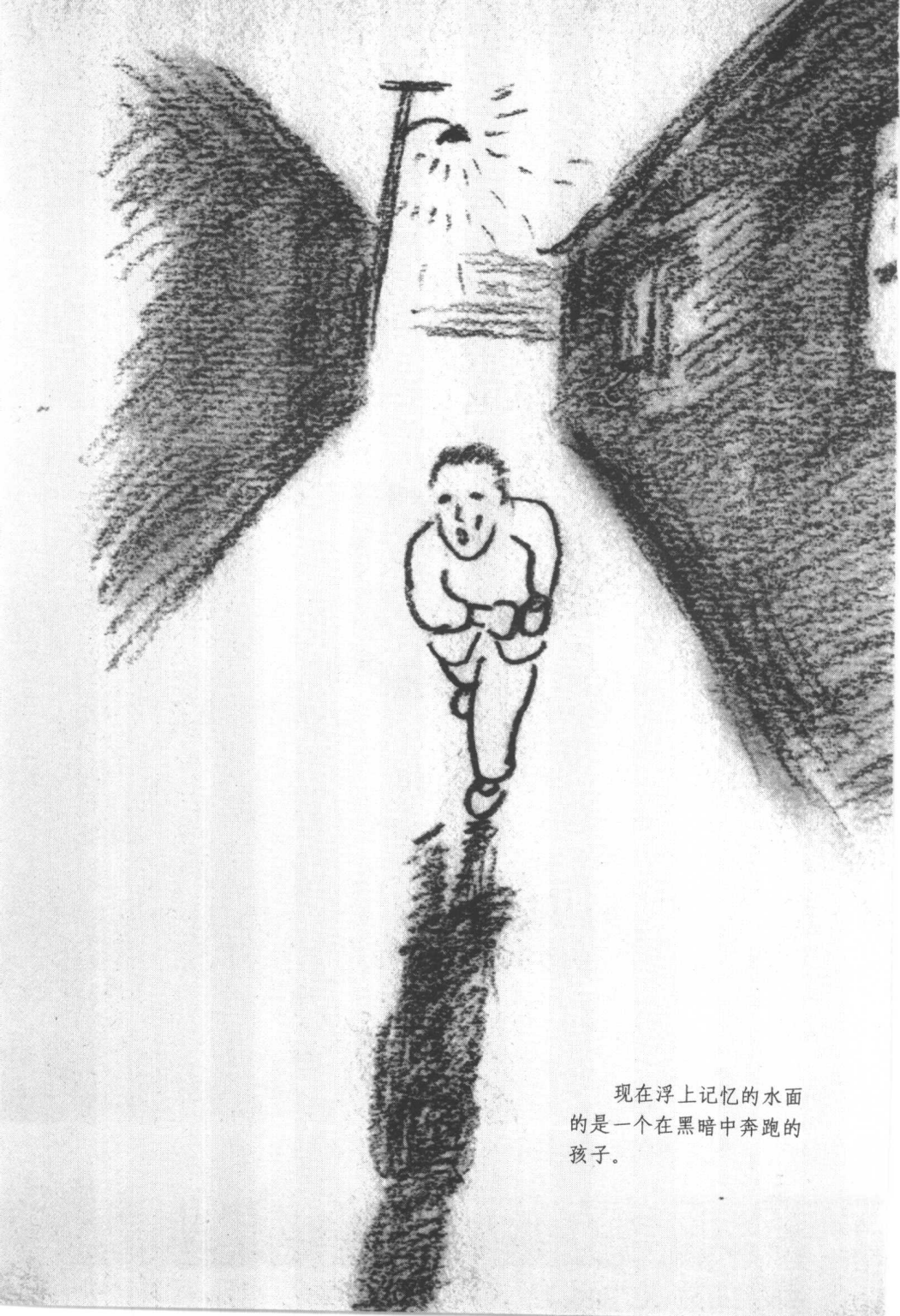
有话好好说 [276] 韩毓海



I

无人管束的童年





现在浮上记忆的水面
的是一个在黑暗中奔跑的
孩子。

在黑暗中奔跑

赵柏田

黑夜是黑色的硕大的花朵，它在不断地膨大和繁殖。它是冥思者的天堂，对一个孩子来说，它却是令人惧怕的——这惧怕的中心蹲着一只传说中的老虎……黑暗中的村庄，有着多少隐秘的气息和声音。风吹过木头电杆，杆子发出嗡嗡的细响。常常是冬天的夜晚，月色很白，墙、门、长长的弄堂，都被切割下直棱棱的一个个阴影，落光了叶子的树梢有点狰狞地刺向暗蓝的天空……现在浮上记忆的水面的是一个在黑暗中奔跑的孩子。那是在村庄里一条叫“虎棚”(它为什么叫这个古怪的名字现在还是个谜)的窄窄的小弄里，两边的风火墙石灰剥蚀，歪歪斜斜像交互的狗牙，黑暗中就好像要一口咬下来。孩子惊恐万状地跑着，他的脚在泛着青色月光的石板路上急骤起落。无从知道他为什么要跑这么快，也无从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惊恐，近了，他近了……这个20多年前的孩子就像一片黑色的树叶从更深的黑暗中析出来，飘近了。现在可以看清他的脸，这是一张极度紧张惶恐的脸，他的鼻翼急剧地扇动着，像呼吸过于急促的蝗虫的腹部。他小



这个20多年前的孩子就像一片黑色的树叶从更深的黑暗中析出来，飘近了……她的影子在后面追逐着她……

小的胸膛因大口大口地喘气似乎不够用了，简直要炸开来一样。黑暗是刺人的，又是沉闷的，像一坨压在肩头的生铁，黑暗中狂奔的他眼前掠过了井台、槐树、干草垛和一只爬上屋脊的猫。小弄两边人家纸糊的窗口透出的昏黄灯火，更显出黑夜的黑。他的影子在后面追逐着他，因迅疾的奔跑这影子变形了，有点狰狞的，像一个注定要赶上他的东西。

他不知道，追赶他的就是他内心的那只老虎，这只老虎另有一个名字叫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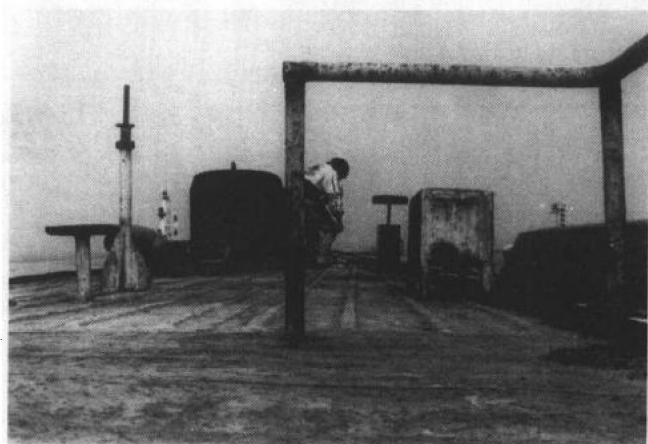
那时他还那么小，是的，那么小，他的天性中就流露出了远游的气质。他的意识老是悬空，浮在没有定向的风里。这让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孤独而忧郁。当别的孩子在村场里缺心少肺狂喊追奔时，他总是一个人坐在树下，看黑色的蚂蚁大军来来往往，看一朵停云不断地变幻模样。他看见祖父在夏天的黄昏从村口走来，旱烟管上的火头一明一灭，他想那是萤火虫在飞吗，祖父走到了他面前，现在他看清了，没有萤火虫，那只是一只紫铜的烟嘴，但发生了奇迹一样，他真的在祖父的肩上发现了一只萤火虫。他相信有时候真的会有奇迹降临，只要他想要什么发生。邻家的一个瘸腿的男人，坐在墙跟下拉他的三弦，他听着，心也随着看不见的弦一揪一揪的，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眼泪。更多的时候，他站在自家庭院里（大人们禁止

他到处乱走)，望着头顶手帕大的一块天空，一只鸟在檐头露了一下脑袋，招呼来另一只鸟，两只鸟，它们练习飞翔，婉转而鸣，他和它们轻轻说话(说重了怕惊飞它们)。一整个下午，他看着鸟儿，从左眼飞到右眼，又从右眼飞到左眼。然后起风了，他看到风就是那只窜出高墙的黑猫，虎虎有声，风穿过瓦楞，发出的声音就像很远的地方有小孩子在哭喊……下雨了，如果是夏天，那会先是一群擂鼓的仙人出场，鼓声一阵比一阵响逼近他的村庄(而他住在这村庄的心脏)，然后是雨中的景致：牛和羊的影子仿佛剪纸，一项项草帽在雨中浮动，露出下面黑的脸；鸟在低低地飞，植物在呼吸，树木和村庄都轻轻飘飘地浮了起来，像一只只软木塞一样在水上晃悠。秋天，他听到的雨是一点一滴落下来的，响在他空空的体内，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拨弄着，细密而又绵长。雨脚轻脆地叩击头顶的瓦片，像弹琴者手指漫不经心的起落，一会儿紧骤，一会儿舒缓。一次，他从雨水的拍打声中听出了鸟的脚步声，许多的鸟，数不清的鸟，翔集在他头顶，这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人们说，这是一个怕羞的男孩，他是一个心里有很多事的男孩。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孤独，知道这孤独同时带给他的隐秘的欢乐和……恐惧。他想像，是的，他想像，他让心神远游，让幻想像风一样鼓满他小小的身体，想像带给他欢

乐，然而也正是想像的魔法给他带来了惧怕的东西。

一个孤独喂养大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找到了自己行动的源泉，他很少去信赖什么，他的世界是自足的世界。他在孤独的空气中一天天长大，他的性格的发展，不会像别的孩子那样乖巧。他很少去想，做什么样的事、说什么样的话会让别人喜欢自己，他的世界的自足，使他不知不觉闭锁了内心的门。步入青年以后，很少会有女孩去接近他（他也害怕接近她们）——除了那些心性发展比较成熟的姑娘，有谁愿与一个长久地盯着天空中的飞鸟或目光总是专注于一片变幻不定的流云的男孩相处呢？——那些偶尔和他相处过的女孩发现，落花依草，她们依的是一株铅丝样的草，柔弱而又坚韧，挺挺的，抖抖的，那么的敏感，一丝些微的风便能引发他神经质的长颤。

这样的孩子是幽灵的孩子，是一个已经灭绝了高贵种族的遗孽。他们因生活中的诸种不幸——饥饿、亲人的夭亡、孤独、委屈和恐惧——而变得格外的敏感，他们一生的结局趋向两个极端：要么被驱赶到疯人院，要么在一个创造性的世界里成为一代人生活的代言人。然而这只是他们未来生活的两极，更多的人是一种中间状态的生活，他们生存在一种有限的精神前景中，他们挨不过积习的惰性和时世的艰难，心安理得地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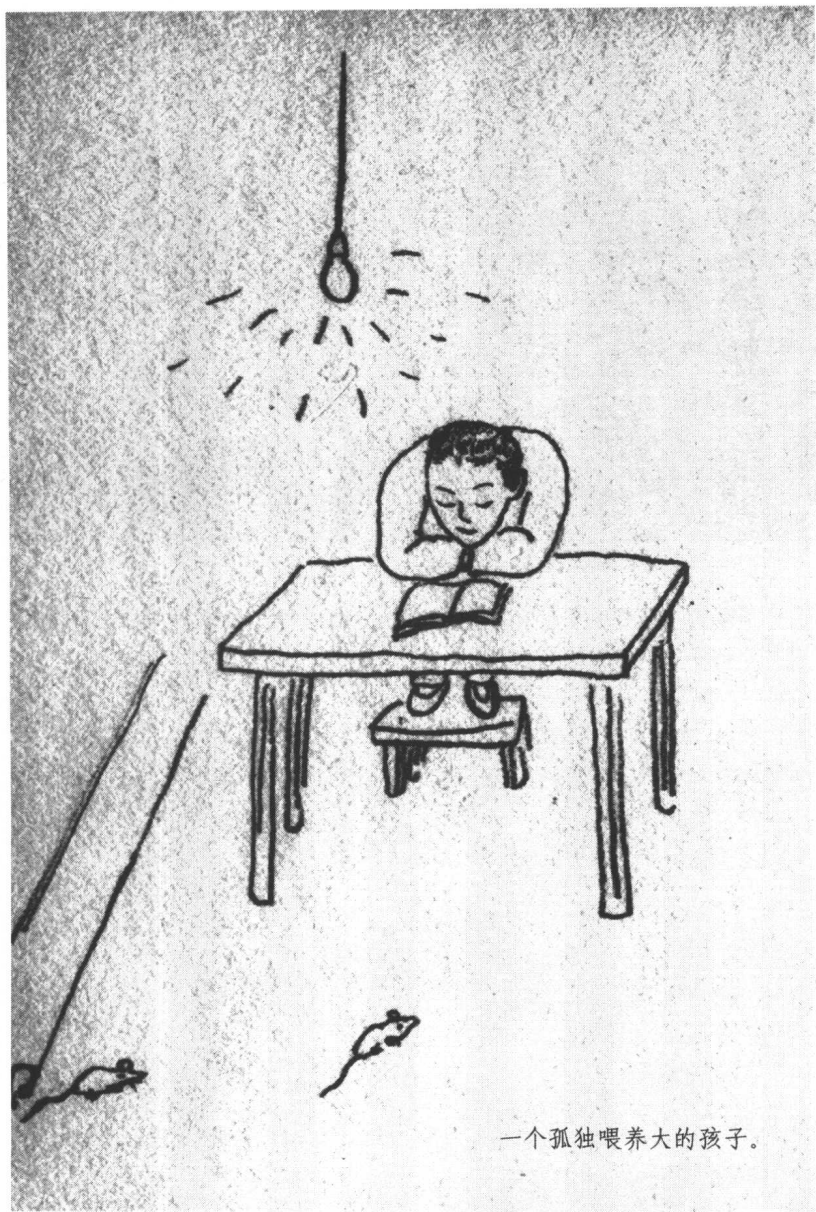


在城市的边缘，在過去年代的廢弃物里，
他跳躍着；此時，他的世界是自足的世界。
他，像是幽靈的孩子，在人世上柔弱地
搖晃着。

(而不是怀疑和反抗)成了他们不经意中的妥协。他们变乖了，变得怯懦而拘谨，委琐而恭顺。——怯懦，那是噬心的小虫一直在折磨他们。



无人管束的童年。



一个孤独喂养大的孩子。



那时候的生活是多么枯淡，就像包围乡村的空气。枯淡的乡村生活中我又是那么的孤独。